



文化那是沒有問題的，但一切光榮都屬於過去。

——柏楊《怪馬集·短視》

柏楊的雜文對國民性的鞭撻，往往入木三分。

他與魯迅一樣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儒家思想，基本上持否定的態度。但他也不是因反對而反對，他之口誅筆伐，他只是不能接受對中國文化不加批判地全盤接受，僵化為醬缸文化。

他在一篇《按理出牌，珍惜中國文化》的雜文中說得很清楚：「中國文化面對西洋文化的衝擊，已不絕如縷，再不能不加珍惜，醬住它只有使它沒落死亡。」

這一番話可謂意味深長：珍惜中國文化，不是照搬硬套——「醬住它只有使它沒落死亡」，換言之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，是棄其糟粕，存其精髓，吐故納新，才能帶來中國文化的新機運。很多人以為五四運動是要把中國傳統文化——特別是儒家思想連根拔起，其實作為五四文化運動幾位主將，對儒家思想都持一分为二的觀點的。

如揭發五四文化運動的巨匠之一的陳獨秀，便作了明確的宣示：「每一封建王朝，都把孔子

我們的文化

當作神聖供奉，信奉孔子是假，維護統治是真……五四運動之時，我們提出『打倒孔家店』，就是這個道理。但在學術上，孔、孟言論，有值得研究之處，如民貴君輕之說，有教無類之說，都值得探討。」（《孔子與中國》）

另一位大將胡適也並不一概的否定傳統文化。他認為儒家思想如「有教無類」、「民為貴，君為輕」等等，都有民主的成分，孔子的「為仁由己」，則兼具自由意識。其實五四運動其本質是反對中國舊禮教。禮教害人，罪證纍纍，在魯迅、柏楊的筆下，予以無情鞭撻得體無完膚。

柏楊曾說過一番意味深長的話：「人人都說中國有五千年文化，有五千年文化那是沒有問題的，但一切光榮都屬於過去，誠如德國名將魯道夫先生看了《孫子兵法》後曰：『我佩服中國人，但我佩服的是古代中國人，不是佩服現代中國人。』蓋現代中國文化似乎只剩下兩個優點，勢利眼是也。」（柏楊《怪馬集·短視》）

如果今天中國文化，不善於吸收中國傳統文化——嚴肅整理國故並融入西方先進文化，兼融發展，是難以有大進步的。

（柏楊誕生一百周年之二）



中國四大河流行：黑龍江篇盤錦之一

佛系遊歷——隨意、率性、自由自在行，兩個字——痛快！

遊歷中國四大河流50多個地方，我只會預訂從香港出發到第一個目的地的機票，到達第一個目的地後的酒店，中間的交通接駁，逗留多少天；下一站到哪裡去，逗留多少天，怎樣去，全是未知之數。

朋友們都說：「安全嗎？找不到酒店怎麼辦？沒有車票怎麼辦？」我說：「安全方面，內地治安的安全系數是98分（街道監控作用極大）；酒店方面，內地酒店業發展蓬勃，只要你執著住宿5星級酒店，找到酒店的成功率是98%；交通方面，那是有點冒險的，現買車票、機票未必百分百隨自己心意，但這也是率性自由行的好處：買不到今天走的票，那多留一天、兩天，仔細再查看這個地方，多到小區走走，說不定隨時會有難忘的人和事！」

佛系遊歷方式寫真、愜意相得益彰，令我快樂無私，而本篇文章的主角——盤錦，就是佛系自由行的代表。

盤錦市，位於中國東北遼寧省中南部，地處遼河三角洲中心地帶，遼河入海口城市，面積4,120平方公里，人口140萬。

盤錦這兩個字一直和我素未謀面，也聞所未聞，究竟我怎樣認識她呢？

我從撫順到瀋陽已是華燈初上時分，在高鐵站附近找到一家小旅館住下，準備在瀋陽遊歷兩三天。安頓下來到旅館旁的小館子吃東北餃子，老闆娘皮膚白皙，眼波流轉，話音驚

然，我就逗着她說說話：「老闆娘，瀋陽附近有什麼好玩的？」「盤錦有個紅海灘，好玩，好漂亮！」「盤錦，沒聽過啊，遠嗎？」「距離瀋陽168公里，坐高鐵1個多小時就到，每小時有車，你可以當天來回。」

素不相識的地方最引我入勝，加上老闆娘的「好玩，好漂亮」，我當下就決定明天先去一趟盤錦。回到旅館想找盤錦到紅海灘的路線，但太累了，不管它，倒頭先睡。

第二天一大早坐高鐵到盤錦，我在高鐵上急忙上網找盤錦到紅海灘的路線，還未找到，盤錦已到了。

娜娜步出盤錦高鐵站，我問路人：「請問從這裡到紅海灘怎麼走？」「從這裡到紅海灘有40公里路，坐公車要倒車，有到紅海灘的旅遊專車，但不清楚在哪兒上車。」「請問在哪有到紅海灘的專車呢？」我再問一位女士：「你要到紅海灘嗎？我有專車帶你到紅海灘，包來回（車程2小時），包門票（門票120元），全包150元。」「划得來，我們現在走嗎？」「要等一會兒。」「好。」這女士是鐵道旅行社職員，在高铁站找到到紅海灘的遊客拼車（釣泥鯉）。女職員帶我到旅行社休息室等其他客人，休息室旁邊原來是鐵道警察派出所，裡面有兩位警察在當值。第一次和內地警察如此近距離相遇，出於好奇，更出於敬意，我的雙腳竟情不自禁邁了進去。

香港女子擅自獨闖派出所，我會有什麼遭遇？這趟盤錦佛系自由行結局是什麼？就請大家稍候啦！



演戲「死」都要靚

最近大家「宅」在家裡，收看电视節目成為重要的家居娛樂，所以TVB的綜藝節目及電視劇集收視率捷報連連，電視觀眾人數增長三成，佳績令電視台台前幕後雀躍不已。

收視率攀升的同時，亦有不少電視觀眾透過網絡平台，對節目和電視劇作出種種評價，然而有製作團隊指那些評語，有部分是刻意以「自帶視角」或語帶挑釁為「目的」，令人一看便知「來者不善」！

若觀眾是善意的建議，電視台和製作團隊都應樂於接受，舉例有觀眾謂香港的藝員在演出如病重、彌留或死亡的情節時仍見其容貌「化晒妝」，令觀眾覺得此劇情畫面「堅離地」，這情況很多年只算是改善了少許而已，所以他們正要要求在劇集攝製時，監製和編劇、編導、藝員各方面還需努力予以配合，但亦明白到磨合需要時間和有些困難，事實上仍有藝員「拋不下」偶像演員要「顏值美」的心理包袱，演藝人能淺妝素顏出鏡，多是資深的。

多位演藝人卻頗感嘆地表示，要批評別人罵人的真是「好容易」，也是「最廉價」的行為，不過要求他們給予善意有建設性的意見時，就「欠奉」了！有能力的人會在提出問題評語時，會衡量得失輕重；無能的人，只會讓別人解決問題，還不懂黑白是非的道理。有演藝人更勞氣地說：「現在有不少的新世代也是『三無』人士，就是『無知、無賴、無恥』，自認高人一等為榮，永遠都要別人『就晒佢』，不接受其他意見，更不會擴闊自身的視野，在做慢中早已失去自我，唉！他們吶，講得多也嫌自己『口臭』，真令人心累，心死矣。」

試問不為自己思考未來前途的，如何講未來！



人生畢業禮

這個月我三位演藝界的親人好友離世，一位是當電影化妝師我的表嫂，一位是因為「鄧家事件」成為好朋友的洪國華，另一位是我入行後便認識，一向寡言卻又對我們很友善，演技派前輩梁天。

三位的離去令我傷心難過，自小認識表嫂，她在娛樂圈中擔任化妝師，為人樸素，人品更好，從來不多言是非，知道她一向有紅斑狼瘡症，卻不知道原來她從小便百病纏身，那是在她出殯的時候，收到一份她自己寫的「人生畢業禮」清楚地列出自己人生幾十年所承受的痛和痛苦，她在文末是這樣寫「我要告訴你們我的病歷的原因，是欺瞞你們在患病的時候，可以想起我曾為生命而積極面對下去！」「今天我累了，想好好睡個夠，此後不再量血壓、抽血，非常好，舒服晒！你們別傷心！別流淚！感恩在我生命出現過的你！」原來她的遺願是希望把身體捐給大學做研究，但由於她太瘦，未能符合要求，但卻感動了中大，中大多謝她那顆無私奉獻的心，把她的名字刻在無言老師的牆上，總算滿足了她一半的願望！這位表嫂太叫我感動了！

另一位好朋友洪國華，自從「鄧家事件」結束之後，我們還常有見面聚會，但忽然之間她的家也發生了一些變故，我們便少了來往，但不等於我們疏遠了，去年底她還趁好間密周麗娟在港，相約劉偉民、陸柱石等我們幾位相聚，我卻以工作為由未有出席，原來是她跟我們

最後的約會，中間我還與她WhatsApp，她告訴我孫仔出世啦，還把孫仔的照片傳給我，告訴我今年七月會去加拿大探他們，二月中旬接到周麗娟的WhatsApp，告訴我阿華病了，不過當時卻只說沒有什麼大礙，我還是WhatsApp了在醫院的她，還回覆我說沒有什麼大問題，我掉以輕心完全不去了解，過了幾天我再找她已經沒有回覆了，原來她病危，不久便傳來死訊！大家都非常傷痛，完全沒想過她會這麼快離開我們！

日前又得悉梁天叔離世，每年在一個謝師傅的生日宴上總會碰到他，他總是一個人靜靜坐在一旁，看著大家熱鬧的交談，看著大家上台表演，他也是被邀表演的嘉賓，他的粵曲唱得很好，以前也唱過一些小曲，我們這些後輩也會上前跟他打招呼，跟他寒暄，散席總會問他要不要送他回家，他便客氣地說有人陪我有我陪我。但最近這兩年卻沒有見他出席，朋友告知他患了腦退化症，已經很少出門，大人怕他走失，不過最近他的學生，他的後輩還為他預祝生日，殊不知這是在這個疫情嚴峻的日子平靜地離開了！



此情可待成追憶，（左起）阿娟說梁天叔和阿華會在天上重聚！ 作者供圖



百家廊

鍾倩

「社區人少、事多、責任重大，我就得衝鋒在前，把風險和困難都留給我吧！」「累點沒什麼，能夠守護居民們的健康安全，這就是我最大的幸福！」疫情防抗以來，這是我們社區工作人員王寶劍說得最多的話。

如果沒有這場疫情，我對英雄的理解或許還停留在浮淺而刻板的層面。一個多月來，我執筆寫下幾萬字的文章或詩篇，腦海中始終揮之不去的是社區身邊的抗「疫」英雄——王寶劍。說起來，王寶劍是基層戰線的一名「新兵」，他是個90後，戴眼鏡、胖乎乎，待人熱情、做事踏實，周圍居民都習慣喊他「小王」。

他經常說：「我沒啥特殊的，像我這樣的，我們居委會還有5個同事呢。」其實，他是個有故事的人。半年前，他還在醫院藥房裡做藥劑師，過著四平八穩的平靜生活。我有些不解，問他為什麼辭掉安逸的工作，「跨行」選擇社區這個苦差事。他回答道：「當時我也沒想這麼多，就想跳出舒適區挑戰一下，沒想到迎來了這麼大的挑戰！」

在常人眼中，社區居委會是個婆婆媽媽、雞毛瑣碎的辦事機構，往往有事了才會想起它。其實，社區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，社區工作「千條線」，如何用好用巧「繡花針」、「穿針引線」，密織成網，有著太多常人難以想像的困難。大年初二起，王寶劍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對武漢返濟人員的摸排工作中，入戶走訪、填表登記、測量體溫、後勤保障、隨時調度等，腳步快些、再快一些，他就像擰緊的發條一般，停不下來，用腳步丈量居民群眾的生命安全。

王寶劍和同事們很快進入戰時狀態，召集網格員、樓組長、黨員、志願者、退役軍人等，構築起疫情防控的「移動長城」，開始對武漢返濟人員上門摸排。很多老舊小區沒有電梯，大家只能挨個爬樓。到了傍晚，摸排登記表陸續交回社區，工作人員緊鑼密鼓地整理和匯總，王寶劍更是忙得口乾舌燥，接電話、發通知、做宣傳，還要對接武漢返濟人員和省外返濟人員的生活服務。

待全部忙活完，抬頭時分，窗外已是星星滿天，他起身倒熱水沖泡方便麵。對過居民樓上的萬家燈火，映照着他疲累而孤獨的

王自在抗疫記

心，「這個點了，妻子和孩子一定都睡着了吧？你們一定好好的，等我回去！」他喃喃地說道。月光皎潔，透過窗戶流瀉下來，打在他的髮梢上、手臂上、辦公桌上，他啾啾啾溜溜，吃得狼吞虎嚥，好像要把一天的疲倦全部咀嚼和吞嚥。

社區基層幹部也是逆行者，社區一線人員也是真英雄。疫情來勢洶洶，他們就不怕被感染嗎？他們就無所畏懼嗎？答案不言而喻。為了家人的安全，王寶劍與妻子和孩子分開住，每天他只能通過視頻與他們報個平安，但也不能多說，手頭的活兒一茬接着一茬，守卡點、忙消毒、送蔬菜、送口罩、貼通知、發放通行證……他見過社區深夜凌晨的繁星和夜空，他見過晨曦初微露裏軍大衣下夜班的同事，他飽嘗過忙起來餓過了頭的渾身虛脫，他體會過值守卡點被凍得雙腿失去知覺的滋味。再苦再累，他從不退縮。

轄區裡的武漢返濟人員，成為王寶劍微信裡的置頂好友。他是每日聯絡員，每天「雙測溫，兩報告」，發現體溫異常者立即聯絡轉運；他是「移動菜籃子」，隔離人員的日常採買和生活需要，他都義務跑腿，送達門口，「想吃點什麼，儘管給我說，我來跑腿，妥妥的！」他說道。很多時候，一戶就得跑好幾趟，送蔬菜、送糧食、取快遞、送溫度計等，室外天寒地凍，他卻跑得滿頭大汗，好幾回電瓶車罷工，只能推著一路小跑。他是「垃圾轉運員」，居民隔離期間產生的生活垃圾，他每天負責收集和倒掉；他還是心理疏導師，耐心安撫他們的焦慮情緒，幫他們找樂子充實宅家的生活，推薦好看的電影和好玩的遊戲，「有困難我們一起扛，疫情很快就會退去！」他對隔離居民這樣說，對自己並肩作戰的同事也是這樣說的。

2月1日，社區對武漢返濟人員進行第2次摸排。對上次家中無人的詳細登記，仍然無人的張貼《到訪不遇通知書》。事後，社區主任製作的美篇中，有一張照片引起我的注意：他戴口罩、「熊貓眼」，正在東張西望，旁邊停著一輛私家車，這一幕看得我雲山霧罩。我趕忙打聽，原來他不是別人，正是王寶劍。當大家兵分多路入戶摸排時，他負責機動盯守，如有緊急轉運或突發情況，第一時間發動汽車，全力保障小區居民的安

全。看到這裡，我的內心久久不能平靜，當即寫下一段獨白：原來，英雄一直都在，就在我的身邊。他們如此普通，如此平凡，又如此偉大，如此可愛。如果要問這場新冠病毒肺炎阻擊戰對我有什麼改變或影響，那就是加倍熱愛自己的社區和家園，對身邊社區的平民英雄深深的敬意！

2月14日，情人節。同事們並不知道，這一天是王寶劍與妻子分開的第19天，他依然在防疫一線高負荷工作著。一場疫情，就這樣使他與家人錯過了春節，又錯過了情人節。這天接受記者採訪時，他略帶羞澀，吐露心聲：「老婆，這段時間，你又要上班又要照顧孩子又要照顧家辛苦了，等疫情過去我一定把欠你的和孩子的都補上。戴好口罩，保重身體，我愛你！」

這段滾燙的話語是愛的表白，也蘊藉著一位普通基層逆行者的家國情懷！一旁的同事聽完後紛紛扭過頭去，紅了眼圈。

王寶劍的微信名叫「王自在」，網名裡流轉出與他本人一樣的率真、陽光和活力。我問他：「待疫情結束，最想做的是什麼？」過了半天時間，他才回我信息，說道：「最想好好睡一大覺，在家陪孩子和愛人過個周末！」再平常不過的事情，在基層社區幹部那裡卻成為難以實現的奢侈。我突然恍悟，王寶劍和同事們已經連續幾個月周末沒有休息過了。想想，很多人呆夠了的地方，是他們一時半會兒回不去的家；很多人宅家防疫的無奈，卻有他們踮起腳尖的盼望。但是，正是有了像王寶劍這樣的社區逆行者，我們才有了安詳時光。

防控一線我看到了他的勇於擔當、吃苦耐勞，他用實際行動成為守護社區居民的「尚方寶劍」。然而，生活中的他是個「寶藏男孩」，愛好廣泛，喜歡唱歌。濟南市廣播電台錄製的抗疫公益歌曲《待到花開天正暖》，我聽到了他的激昂歌聲，「點亮祈禱的火焰，別怕黑暗蔓延，勝利就在眼前，衝破黎明前黑暗……」他是把自己燃燒成愛的火把，照亮齊齊魯大地的星空，點亮居民群眾的心靈。

待到花開天正暖，疫情退，櫻紅遍，家團圓。那個時候，寶劍的心願就能夠實現了！千千萬萬的基層「逆行者」就能夠與家人團聚了！此時此刻，我很想對他說一句：「兄弟，辛苦了！你就是我心中最美的英雄！」



疫情下的中西差異

病毒來襲，各國政府有不同的應對。在人民的層次，也有不同的回應態度。

雖說病毒之說是西方發現，但西方人好像更接受它是無藥能治的，反觀祖先相信「正氣內存，邪不可干」的民族，對病毒以至發燒都非常緊張。外國醫生所言的「病毒或感冒引起的發燒七天內就退，不用吃藥，多喝水休息就可以」，亞洲人都會覺得醫療系統崩壞，又或是醫生躲懶所致。

太太記得在加拿大生活時，華人社會都說加拿大的醫生不太靈光。雖然是免費醫療，但醫生少開藥，常叫你在家休息，華人都非常不慣。今次疫情，也看到中外的差異，尤其是英國一談起群體免疫之說，香港人難得慶幸不再在英國管治之下。

有趣的是，英國的朋友說起，英國政府一向較自由放任，那也是他們管理香港時的做法，然後

市民及市場就會自己調節和適應，他還驚訝香港人罵這個方法不負責任。他說健康一向是自己負責，有病便休息，真的不太驚慌，反而覺得不用上班還挺逍遙。

另一美國朋友告知他懷疑自己得到新冠肺炎，我緊張地問有沒有做檢驗，有沒有染血。他說差不多好了，已在家休息多天，不用吧？總之已隔離好自己，然後不斷睡覺。他直言什麼病也是這樣處理呀。以上的例子，大抵真的看得出今時今日的中西差異吧！

大至新冠肺炎，小至瘡瘡，都是病毒而來。病情好壞，當然看每個人體質和年齡。新聞上不斷更新死亡數字，當然令人十分擔心，但過分擔心，或倚賴政府的醫療系統，對我們自身也無甚益處。早睡早起，心情平穩，飲食健康，做好衛生，保持大便暢順。有方法可循，就不用驚慌。小小建議，感到少許不舒服，立刻就煲薑粥來吃，泡腳才睡，累就休息兩天，有益無害。



疫境叢生無處可逃

內地抗疫捷報頻傳，全世界的疫情卻陡然生變，新增確診感染的人數，連日增幅都超過3萬人。意大利、德國、西班牙、法國、伊朗、美國的確診人數，在很短的時間內攀升至以萬萬計，武漢和湖北人遭遇過的痛苦，開始在全球範圍重演。尤其是重症區意大利，像極了3世之前的內地，感染的病人愈來愈多，因病去世的人愈來愈多。極速的病毒渡海愈渡愈深，看不見的深淵，一寸一寸侵蝕著持續高強度工作的醫護人員的意志。悲傷、恐慌、哭泣、絕望。至暗時刻，舉目四望，黑夜茫茫。落在他國的媒體上，不過就是一串不斷刷新的數字，和一句句感嘆號結尾的話。再過幾日，甚至就淡淡淡到了不上日常談話。

守望相助的期望很溫暖，孤獨離去的冰冷才是現實。相對於華僑華人大批湧向風險大面積消滅的祖國，無處可逃的窘境，成了中國以外地區的共同表情。

籠罩在武漢和湖北上空的烏雲，隨著疫情的逐漸消退，終於開始散淡，有些地方甚至已經開始恢復往昔的明媚。來自全國各地馳援湖北的4萬

多名醫護人員，也開始高奏凱歌，陸續班師回鄉。臨別之際，各地夾道歡送醫護者的人群，一度長達十幾公里。依依惜別的場面，讓人為之動容。湖北鄂州有民眾歡送援助醫護車隊時，忍不住雙膝跪地，朝着漸行漸遠的車隊不斷叩頭。那個送護士妻子奔赴一線的丈夫，在車子啟動之際，隔著車窗帶著哭腔大喊「趙明英，你平安回來，老子包一年的家務」，再次眼含熱淚，迎接載譽歸來的妻子。那個隔著玻璃和未婚夫相吻的美女護士，圓滿完成抗疫工作後第一件事情，就是和愛人去領了結婚證。那個在病房對著鏡頭說「我不能哭，護目鏡會花」的年輕女護士，再次對著鏡頭說「我終於可以開心的大哭一場了」……

36歲的廣東馳援荊州醫生王樂，卻違背了和妻兒平安歸來的約定，把寶貴的生命永遠留在了荊州。我有個好朋友跟王樂住在同一社區的同一棟樓。她告訴我，王樂有兩個孩子，平常在社區的業主群裡，熱情活潑。面對突如其來的噩耗，社區的鄰居們傷心不已。「王樂醫生為他人家庭圓滿卻不幸自己破了家，想着他兩個年幼的孩子從

此一生缺憾，實在令人難過。一句英雄走好，不足以表達我們的哀傷」。朋友業主群裡的哀傷之辭，令人唏噓不已。

回想兩個月前，疫情勢頭洶湧，疫區哀鴻遍野，凶險難測。各地的白衣戰士不惜以身犯險，主動請纓奔赴一線。尤其是抗疫初期，醫療設備緊缺，防疫物資不足，加上交通不便，食宿不盡周全，疫情拐點又遲遲不現，醫護人員身陷其中，個個揪心場面，如今想起來驚心動魄之際，頗有恍若隔世之感。白衣戰士大告告成高興返鄉，讓我想起多年以前的一個場景。

19年前，我所在的城市因為持續的暴雨，出現了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洪水。聞訊奉命集結而來的解放軍、武警和各路抗洪隊伍，幾天幾夜冒著大雨，駐守在堤壩上。後來有驚無險，隨著天氣好轉，洪水也開始消退。

洪水完全退去的那天，很多市民相約自發去堤壩，想去看看那些替我們守護城市的戰士們，都長什麼樣，跟他們說一聲謝謝。誰知道，為了不干擾城市正常的交通秩序，那天凌晨，來抗洪的戰士們靜悄悄的都撤走了。